

## ◆漫游湘西南

## 半壕春水遍地花

李云娥

走进邵阳县黄亭市镇码头村,走进那一片油菜花海,就走进了纵情舞蹈的春天。

一条小路脐带一样,牵着我们前行。路边的垂柳,似乎从《诗经》里逶迤而至,葳蕤生香。咩咩牛叫,扯出几声欢快的鸡鸣犬吠。正是“吹面不寒杨柳风,沾衣欲湿杏花雨”。春风像是酒曲,开始在每一朵花上发酵。而春雨呢,更是点燃了一树一树梨花、桃花、杏花,还唤醒了一脸恹恹的油菜花。春天的雨,迈着窸窣细碎的脚步,用沙沙、哗啦、噼里啪啦的节奏唤醒万物,她在呼唤着一切。油菜花,热烈地回应着春雨的热情。几千亩油菜花似乎有了约定,在一夜之间绽放。花开了,金黄金黄的碎花铺满了枝头,一层一层交互重叠着,一朵一朵激情簇拥着,每一瓣都美,每一朵都美。

涌动的浪花哗哗翻着春天的书页,那么多的花朵在奔跑。一块接一块油菜花向前方铺陈开去,渲染出一片金黄,大有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气势。这种黄,诉不完对春天的感恩,道不尽对农民的深情。“黄萼裳裳绿叶稠,千村欣卜榨新油。

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花野草流。”连乾隆老儿都赞美油菜花,它不仅是姿容美丽的花,更是有实用价值的花。

叽叽喳喳的麻雀路过田野,把油菜花绽放的消息嚷得众人皆知。麻雀唱着毫无章法的曲子,撩拨得三月的雨不那么正经,时停时落。菜花黄,蜂蝶忙,扑鼻而来的花香让人有些晕乎乎。“嗡嗡”的声音不停,是蜜蜂在轻吟浅唱。蝴蝶惬意地停在花枝上,让油菜花痒得花枝乱颤,似乎能听到油菜花嘻嘻的娇笑声。蝴蝶迷人的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,油菜花巧妙配合着扭动腰肢,表演着绝美花蝶“双人舞”。游人在菜花中穿梭,也像一朵朵花儿。“儿童疾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和黄蝶一样无处可寻的,还有隐入花海的游人。隐入了无边无际的油菜花海之中,不知哪朵是花,“哪朵”是人。

纵横交错的田埂,在菜花丛中半隐半现。田埂上垫着错乱的鹅卵石,但车前子、蒲公英、鱼腥草仍然争着从卵石间探出头来。更有不知名的野草拱破松软的泥土,昂着头,东张西望地瞧着热闹,让人不忍蹂躏。眼前一幕,正如唐军

良所言:“满目金黄香百里,一方春色醉千山。柔风渡绿开花雨,瘦叶花扬到夏天。”漂亮的风车矗立在花丛中,悠悠地转着,它在慵懒地阅读着乡野质朴的风景,唱着一支乡村振兴的歌,一支民族团结大团结的歌。

午后,我踩着如藤蔓弯曲的山路,来到桃花岛。岛上没有黄药师,只有“寂寞开无主”的满坡桃花,几间清雅的竹板小屋。房前筑有半人高的篱笆,篱笆上已被花草缀满,枝枝蔓蔓,任性生长。睡懒觉的太阳睁开了蒙眬的眼睛,撒下一把阳光喂养娇嫩的草芽。泉水将满未满,环绕着桃花岛,岛好似抱在怀里的襁褓。碧绿的水草在河里晃动,不知是水草染绿了河水,还是河水浸绿了水草?噗的几声,数只苍鹭振翅高飞,它们可能回答不出这个问题,偷偷走了。

“春未老,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,半壕春水一城花。”伸手抚摸走过身边的每一缕清风,我们与春天相约,浅笑着从容地在红尘中行走。

(李云娥,邵阳县人,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)

## ◆岁月回眸

## 藤箱

易祥茸

母亲出生于一户殷实人家。嫁给父亲时,除了橱柜、铺盖外,还有一项特别的嫁妆——一只非常精致的藤箱。

藤箱不大,约2尺长,尺多宽,高不过5寸,比一般的家用箱子要小许多。但它特别精致:表层用精选的红藤条编织而成,而且在箱盖上编有并蒂莲的图案;为了加固藤箱,并和箱子的颜色大体保持一致,它的8个角花和箱口的边线都用一色的红铜,连边角的铆钉也不例外。而箱子背面连接箱盖和箱体的合页,以及前面的锁扣,则用的都是镀金的黄铜。无论如何这是一只雍容华贵的箱子,母亲用它来装的是细软和首饰。

有一年,大哥考入了县里的初中,这对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来说,绝对是一件大喜事。进城读书,学生要在学校里寄宿。母亲便把藤箱里的细软换洗衣服。这样,藤箱便伴随大哥迈出了人生重要的第一步。谁知,后来这只藤箱竟然伴随在大哥身边一直到他退休。

大哥平时对箱子看得很严,藤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,就连大嫂和他的子女都不是很清楚。我作为弟弟就更不清楚了。

1966年,我成了我们大队宣传队的骨干人选。有一天,天上下着鹅毛大雪,我吃完晚饭,正要到大队部去排练。这时大哥刚好在大门口,看我穿着单薄,便叫住了我。他转身到房里打开藤箱的锁,从里面拿出一件毛皮背心来,说:“你穿上这个会暖和些。”

我知道这件背心的来历。在1949年冬天,大哥通过考试参加了工作。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几天培训后,穿上军装去武冈第三区的雪峰山边境征粮、剿匪。我的姑妈看到大哥穿得太少,就把保存了好久的的一件姑父穿过的毛皮背心给了他,当时大哥非常感动。然而,足以让他刻骨铭心的还在后头。那是在和土匪的一次遭遇战中,有人中弹受伤。但由于毛皮背心的保护,大哥虽然也受了伤,但程度明显轻微。从某个角度看,可以说毛皮背心救了大哥的命。现在去仔细看,背心上还可查到两三个筷子尖大小的孔洞。在宣传队的排练中,有些人还不时要去烤烤火,而我因为穿了毛皮背心还微微冒汗呢!

有一次在和退休在家大哥的闲谈中,谈到高中语文课本中有《论语十二章》,我想找一本《论语》的原始读本看看,就

(上接1版①)

今年,我市在扩大消费方面将继续联合金融机构、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和平台公司发放消费券,多举措全领域持续恢

(上接1版②)也是从这次拍摄开始,李瑶意识到在农村仍然有困难家庭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。当时这个视频获得很多网友的关注,更有不少爱心人士希望李瑶能够代为传递爱心。李瑶犹豫了,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但转念一想,只要自己问心无愧,又能为家乡的一些困难家庭带去帮助,何乐而不为呢?

为了使爱心传递的过程尽可能透明,李瑶准备了一本笔记本,如今上面已写满密密麻麻的名字和金额。小到几十元,

是找不到。这时大哥却高兴地说:“我有呀!”说完,就立即起身,从裤袋里掏出钥匙,打开藤箱,从里面摸出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论语》来。书的封面好像是用油纸制成,或许是时间久了,有点发黑,但打开时间来,里面还是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油墨香味。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写着大哥的名字,笔画有点稚嫩,估计是他小时候读私塾时的课本。

大哥告诉我,《论语》的核心就是“仁”。接着便朗诵起来:“子曰,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和?”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,就有道而正焉,可谓好学也已。”这些正是《论语十二章》里节选的句子啊。《论语》把要做什么样的人、怎样做人,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。而大哥正是按照《论语》的要求去塑造自己的。

我在老家虽然也有房子,有锅灶碗盆,但偶尔回去一下,在冷锅冷灶里生火做饭也挺麻烦的。这时,大哥就说:“就半天时间,你做什么饭?就在我这里吃。”说完,就从兜里掏出钥匙,打开藤箱,从里面摸出一元钱来,要大嫂去食品站买肉(那时的肉是8角钱一斤)。这时,我想到到的不仅仅是大嫂的手艺、兄弟的情谊,还感觉到了那口藤箱的无穷魅力。

大哥有两个儿子,都在外面工作,都还混得不错。所以他们夫妻俩就留在老家,守着那栋老房子,守着一亩三分地,领着退休工资,安享晚年。在有些人看来,大哥在外工作多年,晚年又这么悠闲,肯定会给后代留下一笔可观的财产。

前年,大哥去世了。在办完丧事之后,大哥的大儿子找到钥匙,当着众人的面,打开了那只略有褪色但仍然精致完好的藤箱。东西一件件摆开来:最上面是那本我曾经翻阅过的《论语》,《论语》下面是大哥的初中毕业证,毕业证下面是我曾经穿过的皮毛背心,再下面就是一叠证书——任命书、通知书、复职证明等。箱子的一个角落,还放有几本获奖证书、一点零钱和一本领退休工资的存折。大家看了都感叹唏嘘。

藤箱几乎跟随了大哥的一生,其实藤箱里装的也就是大哥的一生。人生的信仰和关键节点在这个藤箱里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曾子曰: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我想,这应该就是藤箱里隐藏的大哥一生的秘密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复和扩大消费。据统计,1月至2月,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.26亿元,同比增长5.8%,高于全省0.8个百分点,消费品市场实现良好开局。

大到上千元,每一笔善款李瑶都会详细做好记录。每次得知周边县市有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时,李瑶总会先去实地核实情况,然后再通过作品传播出去,武冈、洞口、邵东……哪里有需要,李瑶就到哪里。

“苦难就是苦难,我们从来没有歌颂苦难,而是歌颂苦难下不屈的灵魂。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,只是做了爱心的传递者。甚至可以说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,也成就了自己。这条路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。”李瑶夫妇坚定地说道。



春色满园

戴利民 摄



## ◆六岭杂谈

## 百年身与千岁忧

刘振华

今年正月初四,大姑小姑过来给奶奶拜年。大家互道祝福之后,便一起前往坟地祭奠爷爷。考虑到橙橙(妹妹的女儿)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,妹妹就把她也带去了。看着一群人围在坟前祭拜,外甥女突然问:“人死了为什么要埋进土里?”大家七嘴八舌,不像是回答她的问题。我也一时语塞,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想了一圈,只是说之所以人死之后埋进土里,是方便他的家人想念他的时候,有地方可以去看看他。但这答案似乎并不能令她满意,至少不能令我满意。外甥女不到四岁,对死亡的意义肯定是茫然的,无论什么答案对她而言并无太大区别。

小孩子无所顾忌,往往语出惊人。一次,橙橙淘气,她的姥姥“威胁”她:“要是你不乖巧一些,等再来舅舅家,舅舅就该不欢迎你。”橙橙当即带着哭腔反驳,这是妈妈家,且一连说了几遍。她的姥姥又说:“你妈妈出嫁了,这里就是舅舅家了。”橙橙不服,仍然坚持说这是妈妈家。最后,她的姥姥不得不收回刚才的言论,称这里不仅是你舅舅的家,也是你妈妈的家。那时,橙橙三岁不到。还有一次,我妈要橙橙向她的舅舅催婚。橙橙模仿她姥姥的话语,用稚嫩的声音在微信群里问:“舅舅,你啥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啊?”随即又问:“妈妈,你啥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啊?”我妈接着回了一句:“橙橙胡说八道。”这或许是外甥女爱我,等她发现姥姥要她说的话是多么不合时宜后,果断将矛头指向了她的妈妈。而更大的可能,是她根本不懂“舅妈”为何物。在她的意识里,这“舅妈”无外乎雪糕、冰淇淋之类她最爱的食物,她关心的是她的舅舅、她的妈妈能否带食物给她。

2021年7月,河南连降大雨,我家后面的那口干涸多年的巨大池塘也储满了水。到今年正月,池塘又到了干涸的边缘。水虽仅剩一点,池塘却同往年苍凉的景象有所不同,几十只我从未见过的黑色水鸟来到这里栖息。初三初四,气温骤降,池塘结了厚厚的冰,三只水鸟冻毙在

冰里。距离冻毙水鸟不远的岸上散落着不少麦粒,这些水鸟是吃了掺药的麦粒,意识不清之际才被冻住进而死亡的吧。或者,它们被冻进冰里之前就已经被毒死了。橙橙看着这几只冻毙的水鸟,似乎并无触动,随即指着远处那些在枯枝上栖息的以及冰面上滑行的水鸟,问:“可以吃吗?”妹妹听到她这问题笑出了声。这问题实在也出乎了我的意料,我想着她该对这些死去的鸟有些惋惜之情的。我给橙橙买过不少博物类的图书,希望引起她对花鸟虫鱼的兴趣和热爱,并期望有朝一日她能成为大千世界秘密的探索者。如今看来,她对花鸟虫鱼的兴趣或许还是有的,尽管注重点在“吃”上面。她还太小,她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,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橙橙四岁不到,不知道死亡是什么,情有可原,但她快六十岁的姥姥似乎对死亡是什么也不太明了。

2022年“五一”假期的一天,小姨来家做客。小姨走后,我妈同我谈起小姨的婚姻,继而谈起婚姻对女性的意义。她说:“不结婚的话,死后埋哪?不结婚,死后家人肯定不会让你埋进祖坟的。”我妈的这句话无异一声炸雷,震惊得我说不出话来。我从不知道,我妈还有这么“封建”的一面,她毕竟读过初中啊,尽管没毕业。我对她说:“你还催我找对象,要是真带回来个姑娘,听到你这话,还不吓得立马逃跑。”旁边的妹妹开始笑,毕竟妈妈这种“女性结婚是为了死后能埋进男方祖坟”的想法实在太过荒谬。我和妹妹宽慰我妈,人去世火化后并不一定非要埋进祖坟,可以选择树葬、水葬,国外有人将家人的骨灰制作成项链等物品,还

有的将骨灰撒到外太空。继而说道,后人大多会根据先人的遗愿安排后事,但其实人死了埋哪,全是后人说了算。不管埋哪,去世的人也不可能知道。人死后并不会去往另外的世界。

末了,我给她看了抖音的一个视频。一个小女孩向她妈妈说:“等你死了,我要给你埋近一点。”她妈妈问:“为什么呀?”小女孩说:“如果我想你了,我就挖出来看看。”我和妹妹的宽慰,以及这无忌的童言不知道能否消除我妈的后顾之忧。

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。”我妈担忧死后没地儿埋,我爸即使没有明说,我想他对死后之事也是有顾虑的:即使有地儿埋,没有后人上坟烧纸怎么办?我爸和我叔每年前往祖坟祭奠的主要是他们的爸爸,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的爷爷,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爷爷叫什么名字。过世多年的人还能被人铭记,并不是因为这人埋在了祖坟里,是他有值得被铭记的地方。就死后之事思东想西,只能徒增生前的烦恼罢了。

2012年,我的老家豫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坟复耕运动。由于反对声过大,此举后被叫停,平坟运动的主政官员此后也相继落马。但一时间数百万座坟被铲平,这应该是豫东大平原最平坦的时刻了。2013年除夕夜,陆续前往被铲平的祖坟处凭吊先人的村民都带着铁锹等工具。一夜之间,那些被铲平的坟全都又隆了起来。

人死了为什么要埋进土里?外甥女橙橙的这个问题,我想可以这样补充回答:豫东平原实在太平了,没有这些坟的点缀,就太过单调了一点。

(刘振华,邵阳市作协会员)